

类 号

--

()

编 印 单 位

材 料 时 间 年 月 日

军 事 学 院 图 书 资 料 馆

一 九 年 月 日

零都县土地革命斗争情况

(1926.10—1934.3)

零 都 县 人 民 政 府

1 9 5 3 . 5 . 1 9

零都县土地革命斗争情况

一、一般情况

零都在苏区时代分为两个县，零都北部为胜利县，以银坑为县城，辖桥头、马鞍、曲洋、及兴国的江背洞等十三个区；零都南部仍称零都县辖其余各区，苏区时代的面积人口根据调查有七三四六三户，三二三七六四人，土地有四八八九一八亩，（这统计可能不正确）。

现在共辖十三个区，一八二个乡（包括一个街在内）共有七八二五〇户，三四一、九九三人，（男一七一五〇人，女一七〇、四八八人）共有土地五〇八五五四·六亩（内计水田四七〇四九八·二六亩，旱田三八、〇五五·八亩）

二、斗争情况

零都县的革命活动是在一九二六年开始，其策源地是里仁、桥头两地，当时在两地作公开作领导的人里仁是邱隅、邱方周二人。桥头是朱学政、鍾圣楼二人。由一九二七年的秘密活动时期发展到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农民暴动直到一九三〇年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虽然没有普及全县，虽然有一九二七年六月的一次失败，但从此在人民的脑子里印刻了深深的影响，给一九三〇年建立与扩大苏区创造了許多条件，兹分别将里仁、桥头两地革命运动，分述如下：

（1）里仁暴动：一九二六年冬黄埔军校学生邱隅在广东农民运动講習所毕业后，派回赣南展开农民运动回到零都的里仁，吸收了知識分子

邱方周、易烈渝、张浩等同志。在以里仁为中心的南乡以及步前为中心的四乡，进行了秘密活动，半年多的时间，就组织了四十多个农民协会，成立了零都县农民协会总会，会址设在城西约半里路的福田寺内。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千多农民在城内举行游行示威，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许多所谓当地的士绅，感到恐慌，就在同年五月省农协，召开各地农协扩大会议，遭到反动派朱培德王均的破坏，会议没有成功，因此各地已发展起来的农运也遭到挫折。零都农民运动转入了秘密，很多积极分子，仍坚持斗争，领导人邱方周被投入狱，房屋被焚毁，但农运仍不断开展，并逐渐掌握了武装，在西郊一直发展到罗坳。南乡发展到新陂泥塘、黎村，东乡发展的更广，此时已与桥头朱学玖、鍾圣模取得了联系，同时北乡也以平安寨建立了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二月初十日里仁反革命分子陈礼洪，企图破坏农运，由里仁逃到城内勾结了里仁的地主当权派刘伯纯携带武装回到里仁镇压农民运动。当时里仁一千多农民自动集合杀死陈礼洪刘伯纯，打土豪便轰轰烈烈的起来暴动了。在里仁一地杀死了六个地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普及各乡的农民运动也相继暴动，西乡农民也在李俊同志的领导下，也暴动起来了，杀死了最反动的地主熊树兰，这样农民运动的组织蓬勃的发展。在同年二月十四日以步前为中心，集中了孟口、罗坳、三门等地农民三千余人成为零西暴动队，拿着梭标、土銃、鳥枪等，雄赳赳的攻打零都县城，但因农民都没有作战经验，而城内有反动军二个团之多，在激战中敌军从城

北冲出向农民阵地攻击，如此我暴动队遭受挫折，死伤约四十余人，当土匪向我步前根据地反攻，才被我們击败，但所受摧残烧毁房屋四十四所，及其他损失甚严，而群众的激愤奋起参加革命，农民对地主的斗争，更为一直的发展着，以关于喜同志組織赤卫队，经常与步前、永丰等地的靖卫团斗争，作战仍以里仁的农运为中心地。东西南等乡的革命势力日益壮大。这时与零北的朱学玖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及所組織的武装都配合起来了。

(2) 桥头暴动：桥头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朱学玖鍾圣棧二同志在南昌农民大学結业回来，在赣南特委靖、邵等同志的领导，开始了党的秘密活动，改收了鍾圣祥鍾奕珠、李化干等同志組織了农民协会发展組織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开展公开組織农协会，于三月召集了以党员为骨干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抗租抗债的口号，到会的农民有四百多人，在朱学玖鍾圣棧二同志的领导下，組織了农民大队，由鍾国平同志任大队长，当时发给农民紅带子拿起梭标士绅配合兴国的七九縱队，围攻上堡（靖卫团）第二天参加的就有一千多农民与上堡的靖卫团发生了冲突，但当时农民暴动起来所組織的队伍没有战争經驗，又沒强大武器，如此受了挫折，在四日靖卫团进攻桥头把新屋一地一直烧到水背，杀死杀伤了许多农民，这种暂时的挫折並沒有把农运压下去。而朱学玖鍾圣棧二同志离开了桥头到东固去繼續活动，桥头的党员也繼續进行秘密活动。三月間赣南特委派雷振东同志（代名）原名雷真，到了桥头（常駐兴零边界）

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更有计划的組織活动，党的組織扩大，雷真同志去信把朱学政、鍾圣松同志找回来，于是在兴国的鍾田小家开办了三十余人的党员訓練班，訓練结束后，于八月間在兴国的樟木山向丘老七借枪三枝，向刘書相借枪二枝，向段月鏡借枪二枝，共有枪七枝，又在八月十二日繳到迫交磨稅的四枝枪，杀死迫交磨稅的恶棍李寬田、赵金标二人，从此开始扩大武装。八月十五日发动了包围桥头圩，抓到姓氏封建头子鍾永采等五人，又在东村抓到地主鍾圣扬等拾余人，有款的繳款，有枪的繳枪，如此很快的成立了武装五十余人，有枪三十余枝，成立了十五縱队，这支武装又在东园、塘坑、子脑、江背洞、樟木山、寨罗坊等地消灭了靖卫团一百余人，又繳到枪枝二、三十枝，开始游击战争，由賴德全同志担任队长，鍾国平同志任指导员，不断打击地主劣紳封建头子，当年十一月間，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謝芳微同志任主任，組織机构建立后，革命势力日益壮大，逐步发展到琵琶、平安寨、中村、鰲坑、江背洞、馬安石、寬田、沙心、曲洋、大田等地展开农民运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組織农民协会，並建立以平安寨为根据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办事处，羣众觉悟不断提高，根据地不断扩大，一九二九年八月成立粵北区，由雷真同志任区委书记，鍾品三同志任区主席，进行划乡共成立了五个乡政府。这时共有七、八万人参加了各种革命組織，（朱学政同志已調赣南特委工作，鍾圣松同志，調任二十四軍参谋长，鍾圣祥同志調任独立团团长）在区乡政府成立后，进行了更激烈的阶级斗争，烧契据、分田地、划阶级、打

土豪、杀劣绅、清算公堂数目，組織地方赤卫队站崗放哨，但四方都有靖卫团斗争，非常激烈。当年将十五、十六縱队，改編为二四团，在十一月十三日，敌军六八团向桥头攻击，我军英勇的抗击打死打伤敌人五十余人，繳获枪枝四十余枝，我军牺牲四人，在这次战争后，就不断的作战，而革命力量也就激烈的发展着。

(3) 在一九二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紅軍会合桥头的十五、十六縱队，在半夜攻开零都县城，繳到枪二百多枝及大批的物资用品。攻下零都后，农民运动更有了基础，日益壮大，一九二九年四月毛主席、朱总司令，由井冈山来赣南建立根据地，在城外东门河坝，召开基众大会，組織了零都革命委员会建立赤卫大队，由张文煥领导，这时桥头也成立苏維埃政府，一九三〇年二月正式成立苏維埃零都政府，由吴子喜任主席，尹少伦任政委，苏維埃政府成立之后实行土地改革先分青苗、另一方面的和各地的靖卫团作战，较主要的战役有水头、岭背之役，潭头之役，七方之役等直至一九三一年五月才全部稳定下来，土地改革也将全部完成，只剩下极少数最頑固地区还是白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上堡和賴村二个反动据点，上堡是桥头附近的一个大土坳了内面有大小祠堂二十余个；范围很大，农民起义以后，所有附近地区连外县外省（如广东）地主恶霸都集中在上堡。有一万多人武力配合很强，赤卫队和紅軍一直没有把他攻下，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六日，紅軍第七师第九师，配合地方赤卫队，有四千多人，枪，用优势的兵力进行围攻，又有紅軍砲兵的协助，于十二月十五日打开，繳到枪枝三百多枝，物资无

数。

賴村是革命发动最迟的地区，一直到一九三二年賴村还在靖卫团的控制之下，土围中有一百多枝枪，武力很强，紅軍在一月开始攻打直到当年十月才攻下。这是零都最后消灭的一个反动据点。

在反动派几次的围剿零都人民非常英勇的向敌斗争，不断的消灭敌人。在一九三四年紅軍主力北上抗日后，一直至一九三五年，反动派用了强大的火力进佔了零都革命老根据地。恢复了他的血腥统治，从此零都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了。

三、紅軍北上抗日零都人民受摧残的情况

自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北上抗日后，留下的部分队伍，由当时項英、陈毅等同志领导組織了中央苏区后方办事处，在羣众的坚决坚持下，以瑞金、零都为中心，进行了坚决的反围剿斗争，坚持了四个多月的英勇斗争，到一九三五年二月，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匪軍，进行紧急包围之下，把所有的重要据点都被匪軍佔去了。这时項英、陈毅同志才领导留下的紅軍，从本县的永丰向閩西突围中央苏区办事处也同时算为结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了八年的零都人民，又重陷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统治之下，在革命运动中，逃到台儿去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这时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回到了零都，这些在土地革命时期被人民羣众剥夺了他的统治权的恶霸地主及反动分子依靠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支持，重新掌握他的反动政权，組織連保办事处和保甲制度，作为统治人民的

机构。并且成立了剿共团、剿共委员会、别动队、守望队、抗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义勇队等反革命组织，向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统治与残酷的屠杀：

(1) 在政治上的恐怖手段：反动派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凡在土地革命时参加过工作及向地主恶霸作过正义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都受到他们的反动摧残，如永丰一个区的统计被华品慈（为保安团长）杀害的革命人民计有五百多名左右，用今古未闻的残酷手段，来屠杀善良的人民，如刀砍、炮埋、剥皮、挖心、肢解、碎割、火烧、溺毙等种种的酷刑。直到解放前反动派还计划将全县的老关系肃光，以免后患，如黑田以上堡乡马姓在苏区时共有四六户，二〇五人除一部分为革命事业而牺牲，大部分都被反动派屠杀或被迫逃亡，现在只剩下二十二户九十四人。现根据全县不完全统计，自红军北上后，至解放前止，被反动派杀掉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计省级财政部长易北元同志于一九三五年被反革命曾文秀用刀割而死于梓山张亚乡，县级干部县主席王国英、王任才于一九三五年被反动增卫团用刀割肉而死等七名，区级干部共五十六名，如李日波于一九三四年被反动派鍾朝珍捉去用火烧死于桥头石崖内，一般干部二千二百一十名，革命群众七百八十三名，总计三千〇五十七名，被屠杀最多的是桥头江背乡，桥头江背是全县革命最坚决的地区，反动派回来以后，在桥头等区划作特区加以封锁，将这些地区污蔑为“土匪窝”随时可以对人民逮捕拷打屠杀而企图通过封锁线突围的革命同志不知被屠杀了多少，当地有座石山，山顶有一大石洞直通深谷，

叫做天心崖反动派捉到革命同志，便綁到山頂从石洞口杀下去連屍也不許收殮，在解放后那深达数十丈的崖谷內，还看到不少革命先烈的白骨（現已安葬）。

反革命分子舒育民（县保主任）一九三五年在里仁将我苏区裁判部长尹清波同志逮捕后，用火烙、灌水、电刑、以棉花塞住尹口，不讓叫喚，同时綁到龍門河邊釘在一棵大树上又用刀分为四块，然后将屍体投入河中。除后外，反动派联保办事处，在全县实行了保甲制度，进行办理反动的五家连环保，有一家有罪，五家连坐，强迫全县革命人民办理所谓自新登記，佩带良民証，若划为特区的人比不許自新，不許走出一定的范围。随时可以任意蹂躪。如此这些地方的人民白天做工要放哨，晚上上山睡眠，全县被迫逃亡外地謀生的革命人民就有七、八百人之多。又如无耻的反动派甚至可以到革命人民或烈属家中任意姦淫妇女而不許他的男人抵抗，否則即加以杀害，如里仁上垄田村江地村庄就有这样的被反动派压迫之下，多少妇女忍气吞声直到解放。

对反动派在恢复他的血腥統治时的残酷手段，在里仁乡現还有一位老革命挖了双眼，直到現在还活着的林灶生同志及人跡罕到的天心崖的先烈白骨和活着的受难者都给反动派灭絕人性作了强有力的見証。

(2) 在經济上的残酷压榨，在經济上实行了残酷和压榨，搶夺人民的财产，根据原十九个老根据地建設乡共烧毁房屋計七、三四四間，損失耕牛一、〇〇〇头，損失猪一、三九〇只，損失犁一、二二五只，其他农具一三、〇二五件，而全县所損失的房屋等的数字就更大了。而其

他次被等物就无法统计了。

另外反动派利用最毒辣手段，施行了所谓自新政策，强迫革命人民自新登记，缴纳所谓自新费，党费，罚金倒算。（就是在苏区时代人民分了地主的田或财产，反动派回来以后，退本带利，利上加利算回。）补工，直到弄成赤贫没有立锥之地为止，在革命最坚决的地区及反动派用武力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抢劫，什物都一扫而光。单就桥头江背两个乡的统计，给反动派抢去的耕牛三二两头，其他物资无法统计，全乡被勒索去的光洋两万余元，在反动派这样毒辣的掠夺下，使人民丧失了土地财产农具房屋，甚至有的农民卖掉自己的妻子或儿女。如桥头管永球为了缴不起罚款，卖了自己的妻，还欠下了还不清的高利贷，在解放前十多年来，还没还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过要牛马不如的生活，又如李日奎、李宝云，便给迫得自缢和服毒。

除上述外，反动政府还实行了百余种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如人头税、户口捐、壮丁费、自卫费、保长谷、津贴谷、耗失谷、积谷等不胜枚举。地主们将农民分到的土地取回之后，加上更多的地租、强迫、倒算、补工无条件的勒令修路、造学堂、（如步前乡小完全是在迫烈旱后及老革命同志所建筑的。）使农民没有说话余地，而却有当壮丁卖命的特权。

(3) 文化上的毒化教育，在文化上进行了阴谋毒化愚民政策，他们在农村中进行办立所谓休学，在教授的内容上强迫儿童及青年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教育，如教师便问：“共产党要不要清清”？学生们一定要照答回答说：“要”。而且散发了许多反共反苏的书籍，灌输学生们服从

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政党的独裁统治思想，封锁一切进步消息的来源，（共产党的消息）使学生们完全受着毒化的教育，並强迫与欺騙学生及羣众参加反动党团及特务组织，无数青年被陷害于污坑中。

四、等部革命干部和羣众在反动派血腥統治下的堅強意志及壯烈事蹟：

虽然反动派采取了种种野蛮的鎮压与摧殘以及利用各种欺騙誘惑等手段，除极少数个别的老关系背叛了党与人民而屈服于反动派外，都坚定了革命意志，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虽在反动派的利用奇刑拷打下都能記着革命領袖毛主席告訴他們的“革命是长期的殘酷的，但最后革命的胜利是一定属于人民的”，所以他们能願牺牲他们的性命，死不投降于敌人，曾在敌人的刀下也不屈服于敌人而坚持革命的意志，如永丰以高克勤諸烈士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被反动派华品慧（为保安团长）捉到，就用铁索在高同志的背上燃燒，后剖腹而死。但高同志等忠貞不屈在临难前毫不絕口，並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紅軍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表現了他的崇高的共产党员的气节。

蕭偉和刘美谷天姊妹是革命干部，反动派回来之后，蕭同志被捉去，在临刑之前秘密通知刘美谷同志要他緊記这笔血債，以后替他报仇，並說：“我牺牲之后，能守便守，不能守便好好的嫁一个贫雇农，不要嫁给地主恶霸……等語”。刘同志謹記了他的遺囑，以后尽管地主恶霸怎样逼迫改嫁，情願逃到外乡去到处流浪做雇工找生活，保持了革命同志的最高气节，沒有向敌人低头，同时也完成了她爱人嘱托，在解放后人

民政府给她报了仇，出了气、伸了冤。

桥头乡鍾圣祥同志当反动派捉到他以后，押解至高约数十丈的天心崖用刑时，鍾同志不愿死在敌人刀下，打算抱着押解他的敌人跳到崖下，同归于尽，结果敌人松了手，没有拖下去，自己却从几十丈高的石崖掉下来跌在一丛黄竹上给浓密的竹梢拖着没有跌死，给敌人重新捉住砍作五块。

刘北斗（乡主席）在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捉住了，伪警察把他解回县城，走到城外时，他便把警察的枪缴到一枝就跑，结果追到塔脚下（约一里多路）被敌人追着了当时被枪决。

寬田區馬德明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暴动后，曾任过零北區署，中央政委成立后調瑞金县委書記，紅軍北上組織獨立營帶領三百多人，堅持了二個月，以后遷至福建組織了十四個區隊準備回來打聯保，因漲水無法渡河，結果被國民黨打散了。自己也打伤了，就把二十多枪隱藏，自己假裝討飯，后被发觉枪枝被搜繳了，自己回到本區，國民黨又去捉他，他便拿着一把鐮刀，打伤了几个敌人，結果被捉去了，解他到上堡鄉獅子岩去行刑，他不願死在敌人刀下，便自跌死，臨跳岩時還高呼着：“共產黨萬歲！”

上堡鄉馬厓村全村二十餘戶一百餘人，在馬崇明、馬崇秉諸同志領導下有三十餘人死不願向敌人屈服，堅持在獅子岩（石岩）不肯下來，被殘無人道的反动派用風車把烟車進石岩內，結果全部被囚死在石岩內。

像这样英勇壮烈的事迹是说不尽的，零都的人民便是用这样坚决的反抗来对付反动派的，有的革命人民为了自己不受敌人的摧残，逼得不得已而逃出去谋生者，就约七、八百人，这就是在长期的坚苦的斗争中表现了零都人民对革命的斗争意志，保存了革命的光荣传统。

零都人民牢记着毛主席在北上抗日离开苏区时对零都人民说的话：“反动派要我们的瑞金，我们将来就要他们的南京北京。”所以在反动派严厉的血腥统治下受着任何残酷和压迫，都没有被吓倒，心目中都坚定藏着一颗希望与等待——毛主席、朱德司令，有一天一定会带着自己的红军回来，因此许许多多的人民除了向敌人作坚决斗争外，并把苏区时代的党证（共产党员的党证）公债票、谷票、米票、苏区钞票、残废证、苏区的各种文件等等的留念品收藏起来，等着实现这个希望。零都人民这个希望始终是坚持的。以致到达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自己的队伍——解放军回到了零都达到了人民的这个希望，全县人民重见天日。